

桂花飘香的季节

□ 曹会智

关于桂花,我儿时的记忆,仅仅停留在“吴刚伐桂”的古代神话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诗句里,其实我并未见过真正的桂花,而桂花的香味也只有偶尔闻到的桂花香水气息,所以桂花和它的香于我就有了些神秘的色彩。

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到中国一拖公司工作。一拖公司大门口的花园里和大院内就种有一些桂花树。起初,我并不太在意,在多次闻到香味后,忍不住去一探究竟。我惊喜地发现一粒粒金黄的桂花就藏在茂密的叶子下,静悄悄地开放,那桂花特有的香和她的模样便刻进了我的脑海。

2008年,我住的小区里有桂花树种植,这些树与香樟树和枇杷树等连片成荫,四季常青。秋天时,小区内也逐渐有桂花飘香。

2019年,老家的老屋翻盖成新居后,我在院子里也种下了桂花树苗。荣姐知道我喜欢花,她们村拆迁时,特意帮我从她们村移了一株桂花树和一棵石榴树,栽在我老家的大门口。最近这几年,我家便有了榴花似火和丹桂飘香的美妙。

去年秋天,我们一家人去洛宁县游览,夜宿洛宁,我正好闻到永宁大道路边的桂花香,欣赏那种很漂亮的金桂。

八月桂花香,这应是一个大约的时间。桂花开放的时间总是有早有晚。我曾经写过一篇《秋分赏桂》文章,盛赞公司大院桂花开放的盛景。只是今年的夏天有所不同,气温高且时间长,影响了桂花的开放。

桂花喜欢凉爽的天气,气温太高,它会处于休眠状态。今年坊间传闻很多,说今天气象异常,桂花不会开了。

我是不信的。今年,我最早在洛龙区王山村南山花卉市场里已经闻到了桂花香。那天上午,当我在南山集市坐电梯上到三楼花卉市场时,一股桂花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起初我还误以为是花卉市场洒了香水呢!寻香追踪,我竟然看到一株桂花树的花儿开放了!

9月16日,我与家人一起专程去隋唐遗址植物园的桂花园看桂花。很多人都知道植物园有九色台牡丹园、莲花园、竹园和梅园,很少留意东南角的桂花园。那天我们兴冲冲地去看桂花,却没能闻到一丝桂花香,大家都有些遗憾,但我并未失望。路边小径上,一张不知谁人用黄色落花摆成的心形图案照片就是我那天的见证和收获之一。

这个世界上,该开的花总会开的,哪怕是姗姗来迟。这些时日,洛阳的天气渐凉,早晚有了凉意。这是我喜欢的秋日清爽,也是桂花开放需要的温度。

一天早上,在洛龙区涧湾园里,我闻到了桂花香,很是兴奋。第二天上午,我又在涧西区的一个小区里,也闻到了浓郁的桂花香,拍下了许多桂花的情影与朋友们分享,真的是满屏透香呢!

有朋友肯定是没看到他周围的桂花开放,问我这是不是今年的桂花?我很自豪地回答道:“这是俺小区里的桂花,实拍的!”也有人在我的视频公众号里留言感叹:“谣言止于智者!”

有亲友在江苏常州工作,他对我说,那边的桂花今年尚未开放,应该是天一直热的缘故。

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香。老父亲和我通电话,我说国庆节就回家。清凉秋风轻拂,清凉的夜里,老家门前和后院的桂花树也一定花开满树、香气弥漫了吧?我可以醉卧在家乡的桂花香里了呀!

乡情悠长

小村花事

□ 陈晓辉

乡间小村能有什么花呢?又不是公园。但妈妈说,她童年的小村,有很美很美的花。比如凤仙花、烧汤花。

她的小村,也就是外婆的那个村,我当然知道。就在洛阳城东南,伊河岸边,一个叫作李村的小镇边,妈妈小时候就在那里度过。凤仙花,我当然也知道,女孩子们拿来染指甲的。妈妈说,有人指甲上色,像二姨,染一次就像玫瑰花了开了指头上。也有人指甲不上色,像她,需要染两次才能和二姨的差不多。想象一下,夏天的晚上,劳作了一天的她们,在平房上互相染指甲,说一些女孩子们的悄悄话,那种带着植物气息的花汁芬芳染得每一句话都是甜的。

至于烧汤花,又是什么花呢?后来借助手机识花软件,才解了这个疑惑。原来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紫茉莉”。《红楼梦》第44回中,平儿挨打哭了,宝玉让她到怡红院梳妆,宣窑瓷盒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宝玉介绍说:“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经、白、红、香、四样俱美,扑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肌肤。紫茉莉这么美丽的名字,还能做香粉,为什么在小村叫烧汤花呢?

妈妈说,以前人们没有钟表,紫茉莉在傍晚开放,只要看到它绽开黄色、紫色的小喇叭,人们就知道,该做晚饭“烧汤”了。为什么晚饭叫“烧汤”?妈妈说,还不是那时缺粮粮食,晚上吃完饭就要睡觉,不用做干饭,喝汤哄饱肚子就行。

大观园里“咳血食腥膻”的公子小姐们,自然想不到调香粉的紫茉莉还有个“烧汤花”的别名。而我的外婆和妈妈,当然也想不到拿“烧汤花”的花种去淘澄什么香粉。

越过生活的刀锋,就连一种花的名字,也在人的言谈举止一饮一啄间,泾渭分明。

别的花呢,当然也有。但都是冲着实用功能才种的,从没想过观赏功能。比如“满架秋风扁豆花”“麦花雪白菜花稀”。扁豆蚕豆、稻花麦花……是花吗?当然是。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那些书上的、画里的,牡丹芍药、紫薇紫藤、樱花蔷薇……都在哪儿呢?妈妈说,那都是开在城里公园中的。

近几年,陪妈妈回小村,意外发现,恍如一夜春风,乡村振兴繁花开。先是街道,就像小黄毛丫头进入了青春期,明显明媚起来。平整干净且不说,家家户户门前都修了小篱笆,还刷了雪白的墙壁,又栽了各种植物。春天的樱花、夏天的紫薇,秋天的桂花……居然还有几丛翠竹,映着白墙,遇到清晨黄昏,或者微风细雨,看过去居然有几分公园的味道了,却又比公园多了几分乡村野趣。

如果说樱花桂花紫薇之类还是平常,那么村里的牡丹月季才叫人惊艳。牡丹,小时候只在画上诗里见过,还有城里的牡丹花会,那可是去一次就能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半年的啊!谁能想到,如今居然在村里就有一大片!

村里新建了一个小广场,各种锻炼器材应有尽有,还栽了一大片牡丹,春天来时,姹紫嫣红,像是把公园搬到了村里。村里老人们坐在小广场上,各种牡丹映着他们的银发和笑脸,像是牡丹也开到了他们的脸上。

活了一辈子,老人们谁能想到,牡丹就开在身边,触手可及。那些诗里的“名花倾国两相欢”“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那些画里的“银红、绛紫、莹白、赤金”,一朝都在小村开。月季花常见,但长在乡村路边,大片大朵、大摇大摆、大红大紫的,却不常见。至少,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见过如此多的月季,沿路数十里,迎风摇曳。每次开车带妈妈回老家,天上风吹云走,两边青山如黛,一路鲜花盛开,一种幸福的感觉沿路不散。

妈妈的小村庄,如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因为时光的润色而显得珍贵。就连普通的凤仙花和烧汤花,也因为童年地滤镜而无比鲜艳。但现在的小村庄,仿佛黑白照片着了色,那一株株一枝枝一朵朵的花儿,还有一丛丛的翠竹,仿佛一张张精致的邀请帖:回村里一趟吧,乡村值得!

智慧语丝

读书的力量

□ 徐湘婷

每遇假期,我总要给自己安排一天到常去的书店里泅渡颠沛流离的灵魂。

那天,一走进书店就发现人格外多,长椅上、台阶上坐满了读书的人。二楼电梯口的一位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埋头读书,只见满头的银发和两道雪白的长眉,额角密布的老年斑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他面前的书架上满是红色经典书籍。倏地想起去年暑假来读书时,也曾同样的位置遇到一位苍颜白发的老人。

在心里默默致敬他们这一代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心系家国,满书架的红就是老人永远的信仰!

我读的是杨本芬的新书《豆子芝麻茶》。首篇中的拾荒老人秦老太出身浙江嘉兴大户人家,先被亲生母亲诅咒毒打遗弃,父母离婚后又被暴戾的父亲一脚踢断尾椎骨险些丧命,16岁即被生父卖于29岁的穷老男人为妻,一生经历3段婚姻却无一良缘,自31岁起就数十年如一日靠拾荒度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还要照顾患癌中风痴呆的第三任丈夫。

她“一生都在逃”,却一生也未曾逃离。

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与悲哀中孤独而强悍地活着。闲时她会在家里泡一壶茶,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太阳,晚上还要看书到很晚。尽管看的都是《故事会》、连环画之类的在垃圾堆中捡到的旧书,但她会吟诗诵词劝慰人:“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

无论生活多么不易,秦老太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总是笑着。她虽一生都未曾真正

闲情偶记

情 愫

□ 杨群灿

刚装修好的新家里安放了一张木案,2米长,1米宽,厚重结实,紫檀色的纹理清晰漂亮,来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会驻足跟前,端详摩挲一番。当得知这案子是手工制作且花费不菲时,有人不解:“买一张不更实惠些吗?而且商品家具的涂装工艺更光滑润泽,何必费力气自找麻烦?”的确是这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它不仅仅是一张案子,里面蕴含着的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

大约2000年春,亲戚拿来一棵拇指粗的香椿树苗种到院里,说这椿芽味儿不同一般。全家人细心呵护,树苗渐渐粗壮,五六年之后树伞撑大,蹿过了房顶,随后又在它旁边种了一棵樱桃树。我家成了整条街唯一一家院子里有树,而且没有硬化地面的人家。

有几年每到开春,按照老人们介绍的经验,我都用菜刀在树身上划几道,说也奇怪,那树迸着缝儿长粗长高,每年尝鲜的亲朋邻居有几十家,摘取高处的椿芽必须上到平房上,还要借助长竿钩子。来我家采摘椿芽竟成了一些亲友邻居的惦念。到了秋冬季节,红红黄黄的叶子铺满了院子和房顶,又成了孩子们打滚玩耍的天堂。

2021年夏,整村拆迁在即,香椿树的胸围已难以合抱,有两三拨人想以百八十块钱买走它,我都没好气地说:“去去去,不卖不卖不卖!”为防不测,我精心制作了一块保护牌,写了“珍稀保护树种”字样钉在树上,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拆迁后那一

灯下走笔

不屈之美

□ 宁妍妍

身后传来动感的音乐,我回头望去。是一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子。虽已过不惑之年,但这个女子的打扮令我惊艳。红红的嘴唇,精致的妆容,尽管是大夏天,尽管在晨练。最让我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衣着。粉红色短袖,纯白色纱质蛋糕裙。

刹那间,我在她面前成了丑小鸭。从出生到现在,我除了拍婚纱照和结婚当天化妆外,其余时间都是素面朝天。至于穿衣,更是随意得不行。只要不烂,只要舒服,一件能穿很多年。尤其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我几乎没有穿过裙子,因为中年的我感觉自己不够苗条……当看到她近似一跳一跳的步伐时,我急忙扭头,装作毫不在意。因为,我怕她误会我会取笑她。我怕她看到我在看她而尴尬。我怕我自己再多看一眼,心里就会再多出一份震撼……

我想,可能是上帝在保护她时,打了一个盹,没有守护好她的双腿吧?也可能是她太过优秀,上帝给她关上了一道门吧?不然,那么闪光的一个女子,怎么会……

从那天起,每天早晨去洛浦公园晨练,我都会留意她。每天她都画着好看的妆,穿得很漂亮。要么花连衣裙,要么各种半身裙搭配不同颜色的T恤,挎着小音响,放着动感的音乐,“跳”着自信的步伐……无数个早晨,我在晨练时,都为洛浦公园有这样一名女子而莫名的感动。

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夏姐。夏姐是个苦命人,她的母亲在生她时大出血走了。父亲在她十五岁时因意外永远离开。小小年纪的夏姐初中毕业后,独自外出打工。

心香一瓣

韩老师,您好!

□ 王红强

春节过罢,乍暖还寒,冻土开化,松松软软。

八十年代,一周上六天课,周六下午只上两节,放学的时候还很早,懒散的人甚至午睡还没有睡醒。放了学,我正百无聊赖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前面一个人勾着背拉着车去地里给麦苗施肥,走近一看是韩忠杰老师。

我来了兴致:“韩老师,我去帮你施肥吧?”

“你会吗?”他停下脚步笑眯眯地说。

“当然会,我经常和妈妈一起施肥肥呢!”

“那太好了,我正愁没人去化肥呢?”

他让我坐在架子车上,拉着我和两袋化肥到村子西南的一大块田里,然后把他的灰色新棉衣穿在我身上,说:“我走了一路,有点热,你穿上吧。”我穿着他的棉衣,长的过了膝盖,浑身一下暖和起来。他锄一个窝,我用大勺子往窝里丢一勺子化肥。大勺子是木把子,手握着不太冷。

韩老师只教过我一年六年级语文,还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候六年级就是初中了。我十三岁,韩老师三十来岁,有三个孩子,头两个是姑娘,最大的7岁,最小的是个男孩,小名却叫“丫头”,韩老师那时候是民办教师,在学校一天可以记12个工分,经常地里、学校两头忙,有时候放学他去地里干活,就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写作业,顺便照看他的“丫头”,回来后把我的作业批改一遍。

我们这个地方把这种活叫“点化肥”,开了春,化肥一点,麦子蹭蹭蹭地往上窜。迎着夕阳,我眯着眼看到太阳一点点的西沉;拐回头,能享受到初春暖阳对后背暖融融的烘烤。那天我们干着活说着话,慢慢的多了默契,少了师生间敬畏产生的距离,

逃离,但她始终都没有被打倒。

掩卷沉思,秦老太能在苦难中涅槃重生,也许缘于坚强豁达的本性,在垃圾堆里捡来的书一定也给予她勇敢的力量。

记得曾在早起散步时,看到一位环卫工人站在垃圾桶旁翻看一本旧书。他胳膊窝里夹着小笤帚,脚边横躺着垃圾斗和大扫把,黧黑的手指虔诚地翻着书页。想来他应该也如秦老太那般在垃圾里捡到了喜欢的书,捧在手心,视若珍宝。那一刻,朝阳喷薄而出,照在他穿的橙色马甲上,明亮而耀眼。他的眼前就是最美的远方。

在书店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坐了5个多小时,一口气读完了《豆子芝麻茶》。合上书,扉页上是一行这样的文字:“杨本芬奶奶83岁了,她还在写,这不是奇迹,只是一个习惯了努力的人,在继续努力。”

不远处的书架上,《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活着》依旧放在书店迎门最醒目的位置,奔涌激荡着生命的力量。

暮色中从书店回来,一出地铁口就看到天边云影漫卷,新月如眉,两个卖花姑娘正在一束束鲜妍明媚的花间忙碌着。

好花须买,皓月须赊。买两枝含苞的新荷,沾染些许清雅之气,对抗人生的悲辛与生活的庸常。

其实,生活本就如此,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一半治愈一半继续,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许清欢。如同那一碗豆子芝麻茶,虽渺如微,但经沸水烹煮也可暖香四溢。

大片废墟中只剩下我家的两棵树在风中作伴舞蹈,每天上下班途中,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眺望一眼。

但是我知道,这树终究是保不住的,它的归宿在哪里呢?我一直有个愿望,想拥有一间书房,何不用这树做一张大案子?还有一层原因。我家责任田对面有个湮灭的古村落叫丁郎寨,有《廿四孝故事·刻木事亲》中的主人公丁兰的故居和墓葬。本地相传,丁兰供奉的父母遗像就是以椿木雕制的。因为制作繁难,后来人们用椿木制作神主牌来代替了,也因此,椿木在民间被视为“木中之王”。用木中之王做一书案,岂不美哉!

次年开春,草木萌芽之前,我请人把树放倒、打截,拉到锯木厂解板,然后拉到亲戚家的空院子里阴干。今年春天,板材早已干透,辗转寻到一位老木匠,耗时半月,做了案子、书桌、小茶桌各一张,至于工价,一分钱都没还口。拉回家后,又请人打磨了家具,自己买来木蜡油细细地涂了两遍,呈现出当下的效果。

我还请老木匠用余料刮了两块木板,请郭武兄弟写刻一副楹联悬于阳台两侧:遥瞻玉泉摩诘画,近观兰台少陵诗。

我用它读书、写字、喝茶、吃饭,孩子们来了写作业,客人来了围案聊天——香椿树没了,它焕发出的新的生命成了我朝夕相处、抚慰人心的新伙伴。